

象棋

明德國中 吳梓安

大多數的人對「老人」的印象都是虛弱、無力，但是我的阿公很特別，每次當我見到他，他總是精神飽滿地喊著我的名字，燦爛地笑著，我也以一聲「阿公！」，外加一個大大的擁抱回應，這就是我的阿公。

我的阿公住在高雄，所以一年中見不到幾次面，每當我回到高雄老家，他總會摸摸我的頭跟我比比身高，看看我長大多少，還記得那個與他腰帶齊高的小時候，到現在已經平視那一頭灰白相間的頭髮，我變了，從無憂無慮變成要面對升學的壓力，但他始終沒變，依然是朝氣蓬勃。除了比身高以外，阿公也很喜歡跟我「交換」這半年間彼此的日常，我總用生硬的台語說些瑣碎的無聊小事，他卻都耐心聆聽；而他分享的晨間運動項目，每次都讓我震驚不已，「阮逐工透早擺去科工館做運動，甩手正邊五十個，倒邊五十個，ㄈㄨㄛ地挺身一百個，猶閣有……」阿公的運動，我連一半都做不到，對於他的體能，我從小就非常佩服；令我佩服的還有他的棋藝，大約是在小學三年級時，玩象棋是我最愛的休閒活動，而他也會下象棋，當時我在班上已經是數一數二的「棋王」了，但與阿公大戰十回合後，全然忘了贏的感覺是什麼，場場皆輸，在我拚盡全力「輸掉」最後一場後，他「竟然」還笑呵呵地問我要不要再來一場，徹底擊垮我從北部帶來的信心。

小時候，阿公常來台北，他知道當時的我很喜歡玩「戰鬥陀螺」，有一次上來竟然提著一大袋的陀螺，全部都是給我的，那實在是不便宜，平時要從爸媽身上討到一顆都是要費盡千辛萬苦的，這次竟然一次拿到一大袋，十多顆！真令我開心到

合不攏嘴，而那些陀螺也為我的童年時光著上了一小部分的顏色。

無論多麼強壯，在時間的大河中，仍會一滴一點地，失去那些很重要，但無法挽留的曾經。應該是發生在最近幾年的，阿公的聽力江河日下，跟他聊天也需要用更大的音量，他才聽得清楚，到最後不得已，只能借助助聽器，溝通才能順利進行，拿下那兩塊金屬後的世界，是家裡每個人的孤單，家裡的聲音大概只剩下飯後的八點檔；而飯後的棋局，已成了近在咫尺，卻難以觸碰到的回憶，而那張經歷多少次黑紅兩色互相廝殺的棋盤，也不知被遺留在哪個角落，幸運的是，阿公對於晨間運動的熱情並沒有隨著聽力一起離去，我很高興，每次回南部都還是可以聽到他的分享，雖然內容不曾改變，但我還是會笑著聽完，不是為了內容，也不是為了應付的強顏歡笑，而是打從心底為他高興，至少除了電視以外，還有他願意接觸的事。

幾個月前，阿公難得上來台北玩，我便帶他從我們位於半山腰的家出去走走，下山一路上我們隨意聊聊，輕輕鬆鬆，但是上山的路上，便不再說話了，終於到了斜坡盡頭，他馬上找了個有椅子的地方坐了下來，我把水遞給阿公，只見他臉色蒼白，深沉的喘息著，也沒說話，只無力地搖搖頭，幾分鐘後，他才用一手撐著椅子，另一手扶著我，無力地站了起來。我突然意識到，雖然他每天都有固定去運動，但是隨著年紀愈來愈大，身體的一些機能也隨著下降，跟過去那個帶我到處玩的阿公不一樣了，他的體力將會慢慢地，慢慢地變弱，能享受戶外世界鳥語花香等一切美好的時間也所剩不多了，想到這裡，眼眶開始有點濕潤，一種說不出的酸楚在喉嚨與鼻腔間遊走，他是最愛的家人哪！他是天底下最疼孫子的阿公啊！兩行

不捨的淚，偷偷地自臉頰滑落。

近日在整理房間時，偶然發現了那個熟悉的袋子，裡面的陀螺沾滿了厚厚一層灰塵，屈指一算，已經是五六年前了，想到曾經的情景，又抽完了一包面紙。時間是毫不留情的，那些在你生活周圍的日常，終有一天會消失，千萬別讓它們溜走了，因為那是永遠回不來的。

阿公，我們再下一盤棋吧！